

Graduation
花城出版社

校园内， 校园外



经告诉我，男人远比你女人更容易得到世界，通过他的
无赖、自私、冷酷和无耻的欲望，所以，按照平衡规则，女人不是
真正得到男人从而得到世界吗——刘向他的青春、花信、朝
不保夕的野心？我，齐思很明白，在我的这城市，年轻的女
也，这究竟是不是理所当然地符合这种规则？——《毕业》

如果没设过单位，那么也没设过福利补偿
得他的可以有机会拿到房子，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若口里虽有钱，花个六七万买个八十平方的商品房也算美事，市面
上买到至少要十二万吧，他和不是白赚三十万块钱，他，是大为老师

尽管她计划当年的工资和知识
，但奇怪的是，齐思并未对这些
，本平凡齐思并没有任何绝，他各
进来，这个城市又让齐思吃了，他，是一口气就能吃
元元，是想他那样，小说也，——《齐思》

小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内, 校园外/小思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360-3180-7

I. 校… II. 小…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111 号

校园内, 校园外

小思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 插页 180,000 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8000 册

ISBN 7-5360-3180-7

I·2665 定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思近照

市面
为经济

小

眼皮底下

种依赖和执念。

地把齐调整了

并不是他的政策

就能跑的了咯：

可算咯

作者自述

小思，女，一九七二年生，浙江浦江人。高中毕业于浙江浦江中学。经历过高考落第，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九九六年大学毕业，获德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时代出版了处女作《大一女生》；一九九七年出版《寂寞十七岁》；一九九八年出版《灿烂季节》。喜阅读，尤爱雨夜、冬日下午及郊外清晨的念书辰光；喜悠闲游历，但因囊中羞涩，每次游历均虎头蛇尾；喜美食，视尝遍游历之处的各类小吃为乐事；喜与为数不多的朋友聊天，故家中常备好茶；喜摄影，可惜技术浅薄，作品处于自我欣赏阶段。现为浙江省作协会员，任教于浙江某一高校，课余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于发呆和幻想。

内 容 简 介

小思的作品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娴熟于校园题材的她以细腻的描写刻画而见长。五年前，还在大学校园里当一名学生时，她就以一本纯情的《大一女生》拥有了第一批学生读者。《寂寞十七岁》、《灿烂季节》的出版使她以校园派女作家的形象脱颖而出。《校园内，校园外》是小思描写校园生活的又一部力作。

大学毕业班的一群女孩在为求职而奔波，求职期间，她们发现其中遇到、学到的许多东西是以前从未了解过的，也是老师没教过的；

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女孩心中有许多梦想，但初一涉世，面对复杂的生活，她发现读书时的许多理想与现实生活是错位的。于是困惑，于是不安分，于是东突西撞，于是舍弃……

还有爱情，也总是个问题，爱自己的人似乎自己还有所保留，而自己爱的人对自己又总有些不对劲，究竟该怎么个选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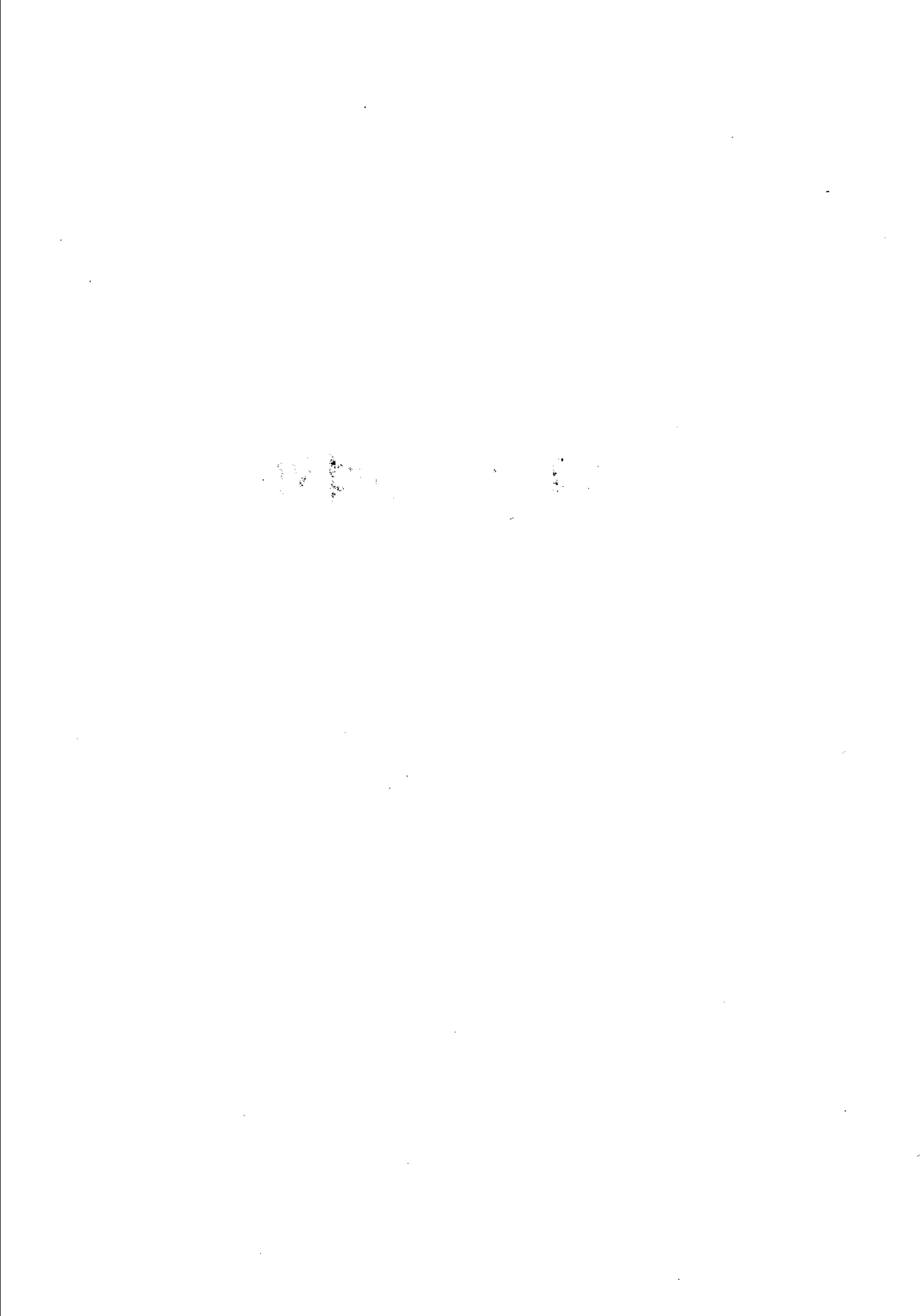
生活太复杂，别说刚涉世的女孩，就是三十而立的男教师，也总在叹息生活的不公。分房、职称、妻儿是他生活的主旋律，但主旋律走调了，而且这走调又并非他的过错，面对生活，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相比于当初《大一女生》的纯情与热烈，《校园内，校园外》明显多了分来自社会生活的成熟，但小思那细腻清丽的风格依在。读者朋友不妨试着读一读！

目 录

- | | |
|-----|-----------|
| 1 | 校园内，校园外 |
| 27 | 涉世之初 |
| 67 | 一言难尽 |
| 95 |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
| 115 | 无法面对 |
| 157 | 灌醋事件的始末 |
| 205 | 春妮，春妮 |

校园内, 校园外



飘雪一睁开眼就觉得累，累得真想躺个一整天。寝室里还是那个样子，里里外外透着毕业班特有的拥挤和混乱，她试着振起精神，但没用，昨天那次令人沮丧的求职面试带给她的恶劣情绪至今未消。她慢吞吞地下床取毛巾牙具，同寝室的小吉正打算去饭堂，问她要什么，飘雪想了半天，然后说：就帮我打一两白粥吧。

从洗手间出来，飘雪想给书桌和床铺整理一下，她很羡慕小吉的桌子和床四年来总是那么整齐有序，但只拨弄了两下又没情绪了。见坐她对面的杨子正仔仔细细地上眼影，便问：“今天出去吗？”杨子点点头，没说话。

小吉和柳曼这时端着餐具一道进来了，接过小吉递来的一小盒白粥时，飘雪真心地说了句：“真羡慕你们，一身轻松，心情愉快。”小吉捣了一下她的背：“我只是逃避现实啊，把你们现在的艰苦作战往后推移三年而已！”小吉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柳曼则怪叫：“天啊，我也不轻松啊，比起你们我无非只是不用考虑户口问题，但找工作一样难的呀！”柳曼土生土长的本市人，性子里有种独特的豁朗和直率。

“飘雪，你吃得太少了。”小吉见她有一口没一口地扒拉着盆中的稀饭，关心地说。

“我吃不下。”

“吃了四年的大锅粥，我也吃不下；不过现在有一种小灶开出来的皮蛋瘦肉粥，味道不错，两块一碗，你可以试试。”柳曼提了个建议。

飘雪嗯了一下，但目前她不会去尝试，白粥再不好吃，但

只需一毛五。小城镇出来的女孩，父母每月给的汇款有限，何况毕业求职的这段时间里，不得不花的费用猛增，她得算着点儿。

“喂，说说你昨天的好消息吧。昨天看你回来时都熄灯了，又那么累，便没让你说，现在聊一聊，也好让我们汲取汲取经验！”柳曼又说。

听到这话，一直在化妆的杨子也抬了下头看飘雪。

飘雪苦笑：“算了吧，若是好消息，再半夜回来也会吵醒你们的。先给一个甜枣，然后又是一巴掌，真还不如一开始就拒绝我，也好让我心死！”

“那你白给他们写了那么多东西？”柳曼不平地叫道。

飘雪点点头，又去拨弄那盆根本让人提不起胃口的粥。

“这电台真他妈的损。”

原来在上个月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上，这家电台要招一名中文系毕业生，飘雪、杨子和柳曼同时递了简历，两周后电台通知飘雪去面试，当时飘雪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抢了室友的机会）。初试很成功，部门经理拿走了飘雪刊有作品的所有杂志，并让她为电台刚开设的一个文艺栏目写稿，飘雪激情澎湃地写了两周的稿。然后那边要求她去复试，即昨天由老总主持的复试。复试却触礁了，飘雪遇到了一个外语学院的学生，英语蛮不错，也发过一些文学作品，而且还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特长是比较多，可列为“多元化人才”。这样一比飘雪就给比下去了。面试虽然是隔开的，但从那女孩的一脸笑容上飘雪就知道了她的命运。果然，那女孩当即被留下实习，但飘雪没这好运。一时间她苦涩无比——她是真心地喜欢电台的这份工作，但那个英语系女孩呢，她无非是在电台里先捞个户口，待户口拿到后便一脚踢了电台老总另一

脚则跨进了外企，她才不会甘心这破电台一两千一个月的薪水。外语系学生那曲肠拐肚里打的是什么算盘她全知道，但电台老总却不明白！

老总让她回去等通知。飘雪故作平静故作坚强地走出办公室。直到出了那并不漂亮也不算醒目的建筑，飘雪的泪终于忍不住了。她无声地淌着泪，漫无目的地走啊走，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一步步地直走到自己大学里，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

三人吃完了早点，杨子也化妆完毕。今天她穿一件宝石蓝的羊毛长袖连衣裙，绷着鼓鼓的胸，卡着窄窄的腰；白色皮鞋、白色皮包，长发大部分向一旁披散，用个白玉色的发卡卡着，脸上的各部分在精心的化妆下更显精致。

“杨子你今天真漂亮。”小吉称赞。

“只是不适合去找工作，倒像拍拖。”柳曼戏笑地说，语气中别有些味道。

“杨子祝你好运！”飘雪趁她还未走出门，按老惯例地追了一句。

“谢谢。”杨子露了些笑，飘飘地走了。

“唉，”柳曼歪着头望着杨子袅袅逝去的背影，“真是何苦要那么费尽心思留这儿呢，她不是三年三好，又是边远省份来，学校有政策的，哪个省来，回哪个省去，她再花力气也留不下的，除非找个有能力的老公，能解决她的户口，要不，只好在这儿打工。”

“她不想回嘛，毕竟是国际都市大上海，能留这儿的话我也不想回。”飘雪敲了一下饭盆，黯淡地说。

“你不一样嘛，你只要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留了。但她不行，单位即使要她，户口也转不过来的。”

“那你说，她这几天都这么漂亮地出去干嘛？”小吉感兴趣地问。

“我不是说了吗？她不是找工作，她是去拍拖！”听着这话小吉和飘雪对望了一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她们想，柳曼到现在还开玩笑。柳曼却提高了声音：“没错，她要先找老公再找工作！”

小吉照例要去上课，寝室里就剩飘雪和柳曼。毕业班的最后一学期，非常时期，只要说今天要出去找工作便可以不上课，但小吉没这个专利，今天一二两节还是她的导师的呢。

“看看，现在是我羡慕你们了吧。”小吉取了两本书，拍拍飘雪的肩，“我上课去了，祝你们好运！”

飘雪坐在床沿上，看着柳曼换衣服。都是女孩，用不着躲闪，飘雪说柳曼你的胸部很丰满。

“是吗？”柳曼很开心，她在一件黑色衬衣外又套了件红色的羊毛马甲，质地不错的红马甲、黑衬衣和牛仔裤让原本平淡的柳曼一下子生动起来。她对着镜子抹口红。

“阿雪啊，谁叫你不化妆的。你看杨子，刚进大学时那个土样，穿衣服尽拣花的红的。但现在，一化妆，再换件衣服，谁看得出来她几年前还在穷山沟沟里的？”

“不过杨子她本来个子高，脸模样也漂亮。”

“但包装确实重要。而且阿雪，你的身材也够美的，小巧玲珑的，细腰不盈一握，看看镜子去吧，别老是那么不自信。给，我的化妆盒在这儿，你要用自己用。”边说柳曼边整理简历和各类资料，也准备走了。

“你今天去哪儿？”飘雪随口问。

“一家外企。”

“哦。”

飘雪忘了，室友们若在本市求职，那一般都不会太具体地向别人介绍自己所瞄准的目标，只有当一切OK了，才会详细透露。不仅室友，所有毕业生都是。

飘雪设法使自己静下心来。现在她手头连一个哪怕仅1%希望的目标也没有了，她必须重新开始。嗨，求职真的如一场战斗：先是了解情报，途径是侦察兵侦察，看报纸，进入人才市场，向朋友老乡打听什么公司需要进入，进哪一方面的人；然后是备战，弄明白人家需要做什么工作的，那么就在自己这方面的资料上加重筹码，以便在递上厚厚一叠资料时让对方相信自己是这方面的能手；再然后是正面交锋，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一定要有美好的形象，为了这一次见面，男士基本上要西装革履，仪表堂堂，至于西装是借的还是租的，那是后话；女士则套装长裙，明眸皓齿，早饭可以省下不吃，但七八十元一管的口红基本上每人都有。接下来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消息。好运的话只要三天四天，但这种机会极少，一般要煎熬上十天半个月，惨的话更长，那当然是指没戏，而属“惨的”一类的机率最高。那么，“惨的”这一批又要开始新一轮战斗。

飘雪已算不清楚自己大大小小的战斗已参加了多少轮。她下意识地整理着手头的资料：中英文简历各一份，校单项奖励证书三份，论文获奖证书一份，电脑培训结业证书一份，英语四六级证书一份，然后是厚厚一大摞的作品复印件：有发在纯文学刊物的中短篇小说，有发表在本市晚报的豆腐块，有发在地方杂志的休闲散文……她计算过，所有发表过的文字总共有十五万字，这是她大学四年来心血的凝结，平日大家悠悠闲闲看电影去，她一人关在寝室里写，人家逛街买衣服学化妆，她捧着稿子去杂志社，人家与男朋友去跳舞去谈恋爱，她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字地抄写……本以为凭着这厚厚的一叠作品找个工

作不会太难，到时也让身为布衣平民的爸妈高兴高兴，但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更多事情远比写一个小说更难的呢！

她苦笑一声。不管怎样，战斗还是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加紧了，离五月一号还有一个月，这一个月再找不到工作，学校就要把档案打回本省，那时她就只能回老家。想到这她坐不住了，她立即起身去电话亭想给一个老乡打电话。

出门前，她习惯地把钥匙放在窗口一个肥皂盒的下面。她不知道沙苓什么时候回来，沙苓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她在两次丢了寝室钥匙后就索性再也不去配了，因此，她没钥匙。

杨子坐在公共汽车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高架桥下一片片正在拆迁的旧房。她感觉到旁边有个男人一直用眼睛毫无忌惮地盯着她。哼，这种男人！她在心中暗笑道。但她并不介意。他这样看她正说明了她的出众和引人注目。

她确实从小就是个出色的女孩。虽然老家在黄土坡的穷沟沟里，但仍出落得漂亮、水灵、甜美，而且聪慧，她从小学到高考，成绩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贫家也有娇女，这样一个女儿无疑是父母乃至整个村庄的掌上明珠。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全国最大城市里的这所最著名的大学，那时全村全乡人都为她沸腾了，那时候的杨子也是壮志激昂，只想在那名气震天的学府里再次做个出色的学生，让她的家再为她而骄傲。

但是，都市毕竟是都市，它有它自己运行的规律。刚踏上都市的轨迹，未来得及跟随它旋转起来，她就措手不及地翻了个大跟头——因为她来自穷乡。跌了一大跤后要再翻身却有点难了，都是各个地方的骄子，都有自己的炫目动人之处，凭什么可以任得一个来自穷乡的小丫头赶在自己面前？杨子努力了一年，并没见多大起色，而且还得知了一个对她来说无疑是深

重灾难的消息——因为她来自边远省区，所以毕业后必须回自己的省份建设家乡去，这是政策，不可改变。杨子一时间慌了，她突然明白了她可能永远也当不了大上海的居民了！

幸好杨子挺得住。躺在床上考虑了三天后，她轻松地下床了，她想好了要改变自己。既然通过校方留城这条路不行，她就另选其他方法吧。打定主意要留下来，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首先她猛学英语。既然本专业学得再好也换不来一个城市户口，那就放弃一些吧。而英语，在一个国际化都市里始终都要用得着的，学好了英语，她就不怕没法生存了；没户口没后路地冒冒失失跑去外企打工并不算是上策，但实在没办法了那也就用用这个法子吧。

她重视礼仪。她深知自己的容貌，也深知女孩容貌对男人的影响力。她连续两个月把生活费降低到最低标准，然后买了一套化妆品进行操练。杨子在这方面的天生的聪慧使她很快赶上了出身城市的女孩们。她还争分夺秒做家教，挣的钱全都添置了衣服。一学期后，同班的无不对她刮目相看。

公共汽车还在奔驰，她旁边的那个男子不知何时已下车了。杨子轻舒一口气，继续想心事。

大伙都说：求职的大学生可像房地产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地段一样地也分成四类：一类毕业生是本市男生，二类毕业生是外省男生，三类是本市女生，四类是外省女生。但杨子认为，其实四类之后还有五类：边远省区的毕业生。而边远省区的毕业女生，像她，更是五类中的“黑五类”！本市正规的企事业单位永远也轮不着她，别人还可以在招聘会上挑挑拣拣，但她能选择的只有两个：国家重点企业，另外就是回老家，而国家重点企业，她不予考虑（她也有自己的原则）。

一想到这，杨子就觉得不平和委屈，然后是一种更深刻的抵抗心情：你们不让我留吗？那我偏偏要留给你们看！

然而她凭借什么才能留下呢——找一个能帮她解决户口的先生。

她是在大二时看完一部小说后领悟到的。小说里说的也是一个女大学生不想回老家的事，于是女孩把目标瞄向了大学里的外教，她希望与外教结婚然后让老外把她带出去。女孩每周都要去外教那儿，名曰练口语，其实是屈就于他。一段时间后，学校发现了这事，在一个月清风高的夜，保安人员把外教的门堵住了并当场查出了女孩，连夜审查后第二天女孩就被开除。开除她时女孩没哭，然而当她从保卫处那儿听说了那外教并不想跟她结婚，他只不过是把她当作温顺的性伙伴时，她的精神全部崩溃了……

杨子在看完这个小说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女孩太蠢！然而她却从不幸的女孩中找到了一条对她极有启发性的思路：通过男人留城，而且是不委屈自己，不让自己吃亏地留下来！

杨子在大三时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外语系的四年级学生。他们相识于学校的录像厅，当时他与她相邻坐着看《钢琴课》。录像放完了，他们也就互道“再见”；随着人流杨子走出礼堂时发现，原本好好的天却下起雨来，然而她并不介意，她就喜欢在雨天走路。走到半途，一辆自行车在她身旁停下了，正是那个四年级男生。于是恋曲就这么开幕了。

从谈恋爱的一开始杨子就对对方信心不足，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她有求于他，她要练英语口语。谁都知道，任何英语口语练习者都不会愿意与一个口语能力与自己相差太多的成为对话伙伴，那就像打一场力量悬殊的球赛，一方会疲于奔命而另一方会无聊睡着。但这四年级学生显然被杨子迷住了，